

矛盾性别偏见和男性伴侣暴力受暴最小化： 受暴污名化的中介作用

曾若瑜

西南大学，重庆

Email: 947312401@qq.com

收稿日期：2021年1月5日；录用日期：2021年1月28日；发布日期：2021年2月18日

摘要

亲密伴侣暴力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探究男性是伴侣暴力受暴者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探讨了矛盾性别偏见与受暴污名化对男性受暴最小化的影响，为男性伴侣暴力受暴识别、干预与预防提供支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426名异性恋被试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 男性比女性受到更多的伴侣暴力污名化。在感知受到亲密伴侣暴力时，相比女性，男性更倾向于最小化和隐藏伴侣的暴力行为。2) 敌意的性别偏见、善意的性别偏见、受暴污名化与受暴最小化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3) 敌意性别偏见和善意性别偏见对受暴最小化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受暴污名化在矛盾性别偏见和受暴最小化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亲密伴侣暴力，矛盾性别偏见，污名化，最小化

Ambivalent Sexism and Minimiza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mong Mal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igmatiza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Victims

Ruoyu Ze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Email: 947312401@qq.com

Received: Jan. 5th, 2021; accepted: Jan. 28th, 2021; published: Feb. 18th, 2021

Abstrac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is a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problem. However, there is a relative dearth of research exploring IPV in which men are victims of partner violence. This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ambivalent sexism on minimiza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igmatiza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victims,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identification,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mong male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on 426 heterosexual subjects using a questionnaire. Results showed that: 1) Men were stigmatized more by partner violence than women. In terms of perceive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men were more likely than women to minimize and conceal partner violence. 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hostile sexism, benevolent sexism, stigmatiza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victims and minimiza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3) Hostile sexism and benevolent sexism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minimiza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Stigmatiza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victims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bivalent sexism and minimiza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Keywo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bivalent Sexism, Stigmatization, Minimiz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包括配偶、前配偶、现任或前任男友或女友或恋爱伴侣实施的身体、性或心理虐待行为(Saltzman et al., 1999)。IPV发生在婚姻关系、非婚姻关系恋爱伴侣之间，且同时发生在同性亲密关系和异性亲密关系中(Chang et al., 2005; Sorenson & Thomas, 2009)。亲密伴侣暴力(IPV)是多种行为形式的总和。躯体、性和精神暴力是最常见和报告最多的暴力形式(Chan, 2004; Peterman & Dixon, 2003; Straus et al., 1996)。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不是唯一的受暴者。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在亲密关系中，相对于女性，男性受到更多的精神暴力和躯体暴力(Hou, 2011; 崔轶等, 2012)。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强调女性对伴侣实施暴力，但是，男性的受暴问题在研究人员和社会工作人员中仍然存在分歧，且被忽视。

当女性对伴侣施暴时，许多人都认为这种行为是自卫(Hamberger & Potente, 1994)。自卫是一些女性对亲密伴侣使用暴力的重要预测因素(Stuart et al., 2006)。但事实上，自卫只是一部分女性向伴侣攻击的原因。与男性类似，女性的攻击性行为与嫉妒、愤怒、惩罚伴侣的不忠以及试图控制或支配伴侣有关(Arnocky & Vaillancourt, 2014)。女性对男性伴侣的支配和控制与男性主导的社会期望背道而驰，未能坚持男性的性别角色往往与污名化联系在一起(Herek, 2004)。鉴于男性受暴与社会对男性主导地位的期望之间的相悖，可以预期，男性受暴者会被认为是更加消极或耻辱的(即，他们是软弱的，他们应该不容易受到伤害)。Hines 和 Douglas (2009)认为，社会对男性主导地位的期望以及男性受暴者可能面临的更大的耻辱，可能会使识别和治疗受攻击的男性和有攻击性的女性更加困难(Gilbert,

2002)。

矛盾性别偏见包括敌意性别偏见(Hostile Sexism)和善意性别偏见(Benevolent Sexism)，敌意性别偏见是一种出于对女性敌对情感的性别偏见；而善意的性别偏见是指一种主观出于爱护女性的正面情感。他们包含了男性矛盾的三个来源：两性权力、性别间能力差异和异性性行为(Glick & Fiske, 1996)。敌意的性别偏见认为女性不能胜任重要的工作，不适合在经济、法律和政治机构中行使权力，而善意的性别偏见则为女性被限制在家庭角色中提供一个舒适的理由。敌意和善意的性别偏见都证明男性的结构性权力是正当的。社会期望男性应该在身体上占主导地位(Hines & Douglas, 2009)。持敌意性别偏见的男性，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主导权力，可能会否认自己是受暴者(Machado et al., 2017)，而带有善意偏见的男性，认为女性应该被保护，是柔弱的，可能会认为女性伴侣的侵犯不那么严重。因此，与女性相比，男性可能会更加不太愿意报告和寻求帮助。本研究对男性受暴污名化，受暴最小化，及传统性别偏见对其的影响进行分析，为男性亲密伴侣暴力受暴识别、干预与预防提供支持。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中国专业的在线调查网站问卷星进行。通过人工筛选的方式筛选有效作答。筛选标准为：1) IP 地址唯一；2) 年龄 18 周岁及以上；3) 自我认同为顺性别异性恋；4) 未婚；5) 非 SM 热衷者。通过人工筛选，最终确定 426 份有效作答。其中女性 215 名，男性 211 名，年龄在 18~43 岁之间(男性： $M = 21.33$, $SD = 2.66$ ；女性： $M = 22.47$, $SD = 3.81$)，其他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s

表 1. 人口统计学信息

		男性		女性	
		N	%	N	%
恋爱状态	未恋爱过	36	17.1	55	25.6
	恋爱中	110	52.1	87	40.5
	恋爱过	65	30.8	73	34.0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15	7.1	16	7.4
	大学	172	81.5	162	75.3
	研究生及以上	24	11.4	37	17.2
职业	学生	161	76.3	149	69.3
	在职	36	17.1	61	28.4
	待业/无业/其他	14	6.6	5	2.3
收入	无收入	123	58.3	107	49.8
	小于3000	41	19.4	42	19.5
	3000~5000	15	7.1	24	11.2
	5000~8000	13	6.2	29	13.5
	8000~10,000	12	5.7	11	5.1
	10,000及更多	7	3.3	2	0.9

2.2. 研究工具

2.2.1. 人口学变量

包括年龄、性别、性取向、受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关系状态等。

2.2.2. 矛盾性别偏见量表

使用矛盾性别偏见量表(ASI)简版共 12 个项目，ASI 对女性的敌意(HS)和善意(BS)性别偏见进行测量 (Glick & Fiske, 1996)。HS 和 BS 两个分量表又分别各自包括三个维度：两性权力、性别间能力差异和异性性行为。ASI 的中文版是由 Chen 开发的(Lee et al., 2010)。采用 Likert 6 级计分方法，回答从 0 (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计算平均值，分数越高表明性别偏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敌意性别偏见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善意性别偏见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7。

2.2.3. 伴侣暴力污名量表

使用 Arnocky 和 Vaillancour (2014) 编制的伴侣暴力污名量表(PVSS)，该量表采用 Likert 7 级计分方法，回答从 1 (非常不同意) 到 7 (非常同意)。这八个项目评估了社会污名的三个重要方面：刻板印象(把受暴者和消极属性联系起来)，归因假设(把责任归咎于个人的状况)，以及社会回避。在本研究中，男性受暴污名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女性受暴污名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

2.2.4. 冲突策略量表修订版(中文修订版) (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CTS2)

冲突策略量表修订版(CTS2)是 Straus 等(1996)在冲突策略量表(CTS)的基础上修订完成，是国外测量亲密伴侣暴力的常用工具。香港学者 Chan (2004)对其进行了翻译，用来测量中国群体的亲密伴侣暴力。冲突策略量表修订版从协商、心理攻击、躯体攻击、性胁迫和躯体伤害五个分量表，评估过去 12 个月的被试受暴和施暴情况。量表共 78 个条目，本研究选取心理攻击、躯体攻击、性胁迫三个分量表的 27 项受暴项目。

2.2.5. 最小化和寻求帮助量表

Arnocky 和 Vaillancour (2014) 编制了最小化和寻求帮助量表(MHSS)。该量表采用 Likert 7 级计分方法，回答从 1 (非常不同意) 到 7 (非常同意)。包含两个维度：求助/披露、最小化/隐藏。这个量表使我们能够评估当个体感到受暴或被虐待时，他们会做出何种反应。向被试列出 CTS2 的一系列项目，告知被试伴侣对你实施了以上项目中，自己认为是暴力/虐待的行为，使他们感觉自己像是被虐待的受暴者。本研究选取最小化/隐藏这一维度，有 4 道题目(例如“我不向我的家人或朋友寻求帮助”，“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因为害怕被责备”)。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

2.3. 统计分析

剔除无效问卷后，采用 SPSS22.0 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首先，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来检验矛盾性别偏见、受暴污名化、受暴最小化得分的性别差异。其次，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来探究在男性被试中矛盾性别偏见、受暴污名化和受暴最小化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采用 process 插件 (Hayes, 2012) 进行矛盾性别偏见和受暴最小化中介分析。

3. 结果

3.1. 矛盾性别偏见和最小化性别差异

结果如表 2 所示，性别在敌意性别偏见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敌意性别偏见得分显著高于女性($t = 6.92, p < 0.001, d = 0.67$)。性别在善意性别偏见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善意性别偏见得分显著高于女性($t = 3.14, p < 0.01, d = 0.30$)。性别在最小化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最小化得分显著高于女性($t = 8.11, p < 0.001, d = 0.79$)。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ambivalent sexism and minimization
表 2. 矛盾性别偏见和受暴最小化性别差异分析

	男性		女性		<i>t</i>
	<i>M</i>	<i>SD</i>	<i>M</i>	<i>SD</i>	
HS	3.42	0.91	2.79	0.97	6.92***
BS	3.61	0.79	3.34	0.98	3.14**
最小化	3.42	1.29	2.45	1.16	8.11***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3.2. 受暴污名化差异

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将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协变量, 检验受暴污名化在不同受暴性别和不同性别被试的得分差异。结果如表 3 所示, 不同受暴性别主效应显著, $F(1, 422) = 153.96$, $p < 0.001$, $\eta^2 = 0.27$, 男性受暴污名化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受暴污名化的得分。被试性别主效应显著, $F(1, 422) = 33.94$, $p < 0.001$, $\eta^2 = 0.07$ 。男性被试在受暴污名化得分显著高于女性被试。不同受暴性别和被试性别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422) = 0.43$, $p = 0.51$ 。

Table 3.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of stigmatization

表 3. 受暴污名化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男性		女性		
	<i>M</i>	<i>SD</i>	<i>M</i>	<i>SD</i>	
男性受暴污名化	3.53	1.09	3.04	1.26	
女性受暴污名化	3.04	0.99	2.47	1.14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3.3. 相关分析

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见表 4。结果表明, 敌意性别偏见和受暴污名化、最小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30, p < 0.001$; $r = 0.27, p < 0.001$)。善意性别偏见和受暴污名化、最小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26, p < 0.001$; $r = 0.26, p < 0.001$)。受暴污名化和最小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32, p < 0.001$)。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es among main study variables

表 4.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i>M</i>	<i>SD</i>	1	2	3	4	5	6
1 年龄	21.33	2.66	1					
2 受教育程度	2.04	0.43	0.13	1				
3 HS	3.42	0.91	-0.16*	-0.20**	1			
4 BS	3.61	0.79	0.18*	-0.14*	0.34***	1		
5 受暴污名化	3.53	1.09	0.10	0.01	0.30***	0.26***	1	
6 最小化	3.42	1.29	0.01	-0.11	0.27***	0.26***	0.32***	1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3.4. 男性矛盾性别偏见对受暴最小化的影响 - 受暴污名化中介模型

在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条件下，分析受暴污名化在矛盾性别偏见与最小化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研究发现，在敌意性别偏见模型中，受暴污名化在敌意性别偏见与最小化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 检验表明这一中介效应显著。95%置信区间为[0.03, 0.16]，中介效应为 0.09，占总效应(0.26)的 33.79%；在善意性别偏见模型中，受暴污名化在善意性别偏见与最小化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 检验表明这一中介效应显著。95%置信区间为[0.02, 0.14]，中介效应为 0.07，占总效应(0.25)的 28.13%。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表 5.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²	F	β	t
模型 (HS)						
最小化		0.28	0.08	5.89***		
	年龄				0.06	0.88
	受教育程度				-0.07	-0.97
	HS				0.26	3.84***
受暴污名化		0.34	0.12	9.14***		
	年龄				0.15	2.18*
	受教育程度				0.06	0.86
	HS				0.34	5.01***
最小化		0.37	0.14	8.41***		
	年龄				0.02	0.33
	受教育程度				-0.08	-1.23
	HS				0.17	2.48*
	受暴污名化				0.26	3.85***
模型 (BS)						
最小化		0.27	0.07	5.32***		
	年龄				-0.03	-0.37
	受教育程度				-0.07	-1.08
	BS				0.25	3.61***
受暴污名化		0.26	0.07	5.19**		
	年龄				0.05	0.71
	受教育程度				0.04	0.54
	BS				0.25	3.66***
最小化		0.38	0.14	8.60***		
	年龄				-0.04	-0.58
	受教育程度				-0.08	-1.28
	BS				0.18	2.61**
	受暴污名化				0.28	4.15***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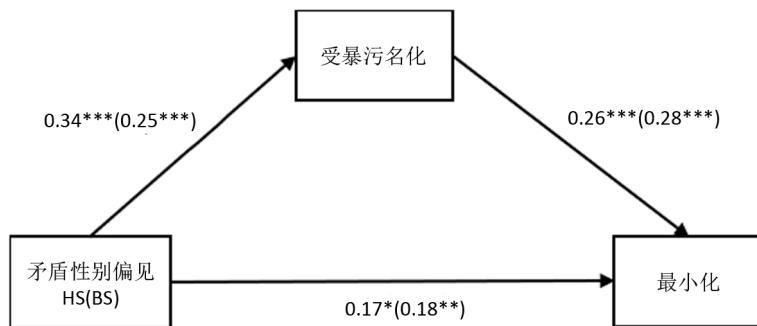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mediation model of ambivalent sexism and minimization
图 1. 矛盾性别偏见与最小化中介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矛盾性别偏见与受暴污名化对男性受暴最小化的影响，以及受暴污名化在矛盾性别偏见和受暴最小化之间的中介作用。与(Arnocky & Vaillancourt, 2014)研究的结果相似，男性在最小化得分显著高于女性，男性受暴污名化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受暴污名化得分。相比女性，男性感知更多的伴侣暴力污名化。男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需要面对更多的耻辱、偏见。在面对亲密伴侣暴力时，男性更容易隐藏和最小化伴侣暴力。研究发现，IPV 通常被视为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暴力(Dutton & Nicholls, 2005)。因此，与女性相比，男性通常更不愿意透露其受暴情况，也不太可能寻求帮助(Choi et al., 2015; McCarrick et al., 2016)。当男性受暴者寻求帮助解决 IPV 问题时，他们经常报告消极的反应，例如被拒绝、被嘲笑、被指控自己实施暴力(Machado et al., 2016; Walker et al., 2020)。

亲密伴侣暴力不仅发生在女性群体中，也发生在男性群体中，他们都有可能是施暴者，也可能是受暴者。亲密伴侣暴力影响施暴者和受暴者的身心健康。一些研究调查了亲密伴侣暴力在男性中引发的最常见健康后果，如酗酒、物质滥用、创伤后应激障碍(Caldwell et al., 2012; Douglas & Hines, 2011)、自杀(Golding, 1999)和抑郁症(Caldwell et al., 2012; Chang et al., 2011; Hines & Malley-Morrison, 2001)。因此，关注男性群体中遭受的亲密伴侣暴力也十分重要。社会对 IPV 严重性的看法深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Machado et al., 2017)。一般而言，社会认为男性受暴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像女性受暴那样严重(Machado et al., 2017)。本研究发现，矛盾性别偏见对受暴污名化和受暴最小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女性持有更多敌意性别偏见的男性，感知更多的伴侣暴力污名化。更容易隐藏自己受到的暴力。敌意的性别偏见核心是权力维持。男性应该占主导地位(Glick & Fiske, 1996)，受到伴侣暴力的男性被感知男性权力被削弱了，受暴男性是软弱的，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因此，受到伴侣暴力的男性为了维持自己的认知和权力，可能会选择隐藏和最小化女性伴侣暴力。善意的性别偏见认为女性应该被保护、被珍惜，男性应该为女性提供爱和亲密感(Hammond & Overall, 2017)。对女性持有更多善意性别偏见的男性，可能会认为男性受到女性实施的暴力，是女性出于自卫或者是被激怒了。女性是柔弱的，需要保护的，女性实施的暴力不如男性实施的暴力严重。持更多善意性别偏见的男性会感知更多的伴侣暴力污名化。相比敌意性别偏见，善意性别偏见是更加微妙的，善意性别偏见虽然在感知上是积极、正面、温和的，但实质上仍是对传统性别偏见和男性主导地位的支撑(Glick & Fiske, 1996; Hammond & Overall, 2017)。矛盾性别偏见不仅为女性带来负面影响，也为男性带来负面影响，持有更多矛盾性别偏见的男性对女性伴侣暴力更加容忍(García-Díaz et al., 2017)。综合矛盾性别偏见和受暴污名化对男性受暴最小化的影响，社会应该加强公众对亲密伴侣暴力的认知，可以从亲密伴侣暴力的流行率、发生类型、流行群体、对身心健康造成的后果等几个方面进行正确的科普，倡导在亲密关系中的双方进行正确和良好沟通，以及通过宣传

和教育干预减少社会的矛盾性别偏见，同时减少伴侣暴力污名化，为亲密伴侣暴力的实施者和受害者提供干预和治疗支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很难得出确切的因果关系，今后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或者采用质性研究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考察。其次，本研究的被试人群是异性恋未婚人群，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到已婚人群中，[Machado 等\(2017\)](#)的定性研究发现，IPV 也被报告对受暴男性的子女产生间接的后果，子女或许也是受暴反应的一个影响因素。最后，除了伴侣暴力污名化的中介作用之外，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变量如(男子气概)也影响矛盾性别偏见与受暴最小化的关系。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更为复杂的模型中进一步探讨矛盾性别偏见对受暴最小化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男性比女性受到更多的伴侣暴力污名化。在感知受到亲密伴侣暴力时，相比女性，男性更倾向于最小化和隐藏伴侣的暴力行为。敌意的性别偏见、善意的性别偏见、受暴污名化与受暴最小化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敌意性别偏见和善意性别偏见对受暴最小化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受暴污名化在敌意性别偏见、善意性别偏见和受暴最小化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 崔轶, 洪炜, 苏英, 刘晓柳(2012). 七省市家庭暴力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报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3), 360-362.
- Arnocky, S., & Vaillancourt, T. (2014). Sex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to Victimization by an Intimate Partner: More Stigmatization and Less Help-Seeking among Males.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3, 705-724. <https://doi.org/10.1080/10926771.2014.933465>
- Caldwell, J. E., Swan, S. C., & Woodbrown, V. D. (2012).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utcomes. *Psychology of Violence*, 2, 42-57. <https://doi.org/10.1037/a0026296>
- Chan, K. L. (2004). Correlates of Wife Assault in Hong Kong Chinese Families. *Violence and Victims*, 19, 189-201. <https://doi.org/10.1891/vivi.19.2.189.64104>
- Chang, J. C., Cluss, P. A., Burke, J. G., Hawker, L., Dado, D., Goldstrohm, S., & Scholle, S. H. (2011). Partner Violence Screening in Mental Health.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33, 58-65. <https://doi.org/10.1016/j.genhosppsych.2010.11.009>
- Chang, J. C., Cluss, P. A., Ranieri, L. A., Hawker, L., Buranosky, R., Dado, D., McNeil, M., & Scholle, S. H. (2005). Health Care Intervention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What Women Want. *Women's Health Issues*, 15, 21-30. <https://doi.org/10.1016/j.whi.2004.08.007>
- Choi, A., Wong, J., Kam, C., Lau, C., Wong, J., & Lo, R. (2015). Injury Patterns and Help-Seeking Behavior in Hong Kong Mal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s. *The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49, 217-226. <https://doi.org/10.1016/j.jemermed.2015.03.007>
- Douglas, E. M., & Hines, D. A. (2011). The Helpseeking Experiences of Men Who Susta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 Overlooked Popu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6, 473-485. <https://doi.org/10.1007/s10896-011-9382-4>
- Dutton, D. G., & Nicholls, T. L. (2005). The Gender Paradigm in Domestic Violence Research and Theory: Part 1—The Conflict of Theory and Data.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0, 680-714. <https://doi.org/10.1016/j.avb.2005.02.001>
- García-Díaz, V., Bringas, C., Fernández-Feito, A., Antuña, M. Á., Lana, A., Rodríguez-Franco, L., & Rodríguez-Díaz, F. J. (2017). Tolerance and Perception of Abuse in Youth Dating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6, 462-474. <https://doi.org/10.1080/10926771.2017.1304477>
- Gilbert, P. R. (2002). Discourses of Female Violence and Societal Gender Stereotyp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8, 1271-1300.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02762478019>
- Glick, P., & Fiske, S. T. (1996). The Ambivalent Sexism Inventory: Differentiating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491.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0.3.491>
- Golding, J. M. (1999).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s a Risk Factor for Mental Disorder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4, 99-132. <https://doi.org/10.1023/A:1022079418229>
- Hamberger, L. K., & Potente, T. (1994). Counseling Heterosexual Women Arrested for Domestic Violence: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Violence and Victims*, 9, 125-137.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9.2.125>

- Hammond, M. D., & Overall, N. C. (2017). Dynamics with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th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Functions of Sexist Attitud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120-125.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6686213>
- Hayes, A. F. (2012). *Process: A Versatile Computational Tool for Observed Variable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Modeling [White Paper]*.
- Herek, G. M. (2004). Beyond "Homophobia": Thinking about Sexual Prejudice and Stigm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xuality Research & Social Policy: A Journal of the NSRC*, 1, 6-24. <https://doi.org/10.1525/srsp.2004.1.2.6>
- Hines, D. A., & Douglas, E. M. (2009). Women's Us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Men: Prevalence, Im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18, 572-586.
<https://doi.org/10.1080/10926770903103099>
- Hines, D. A., & Malley-Morrison, K. (2001).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Partner Abuse against Men: A Neglected Research Area.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ies*, 2, 75-85. <https://doi.org/10.1037/1524-9220.2.2.75>
- Hou, J., Yu, L., Ting, S. R., Sze, Y. T., & Fang, X. (2011).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e Violence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6, 81-92. <https://doi.org/10.1007/s10896-010-9343-3>
- Lee, T. L., Fiske, S. T., Glick, P., & Chen, Z. (2010). Ambivalent Sexism in Close Relationships: (Hostile) Power and (Benefvolent) Romance Shape Relationship Ideals. *Sex Roles: A Journal of Research*, 62, 583-601.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10-9770-x>
- Machado, A., Hines, D., & Matos, M. (2016). Help-Seeking and Needs of Male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Portugal.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7, 255-264. <https://doi.org/10.1037/men0000013>
- Machado, A., Santos, A., Graham-Kevan, N., & Matos, M. (2017). Exploring Help Seeking Experiences of Male Victims of Female Perpetrators of IPV.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32, 513-523. <https://doi.org/10.1007/s10896-016-9853-8>
- McCarrick, J., Davis-McCabe, C., & Hirst-Winthrop, S. (2016). Men's Experiences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ollowing Female Perpetrate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31, 203-213.
<https://doi.org/10.1007/s10896-015-9749-z>
- Peterman, L. M., & Dixon, C. G. (2003). Domestic Violence between Same-Sex Partners: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1, 40-47.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8.2003.tb00223.x>
- Saltzman, L. E., Fanslow, J. E., McMahon, P. M., & Shelley, G. A. (1999).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urveillance: Uniform Definitions and Recommended Data Elements, Version 1.0*. Atlanta, G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Sorenson, S. B., & Thomas, K. A. (2009). View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Same- and Opposite-Sex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 337-352.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9.00602.x>
- Straus, M. A., Hamby, S. L., Boney-McCoy, S., & Sugarman, D. B. (1996). The 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CTS2):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Dat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7, 283-316.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96017003001>
- Stuart, G. L., Moore, T. M., Gordon, K. C., Hellmuth, J. C., Ramsey, S. E., & Kahler, C. W. (2006). Reason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 among Arrested Wom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2, 609-621.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06290173>
- Walker, A., Lyall, K., Silva, D., Craigie, G., Mayshak, R., Costa, B., Hyder, S., & Bentley, A. (2020). Male Victims of Female-Perpetrate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Help-Seeking, and Reporting Behaviors: A Qualitative Study.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ies*, 21, 213-223. <https://doi.org/10.1037/men0000222>